

825.5
4804

譯選藝文西洋近代

莫札特

—歌之格拉蒙—

舞禾白

作立橋克立



行 賽 店 書 力 白

近代西洋文藝選譯

英
美
文
學
譯

自力書店發行

近代西洋文藝選譯

莫札特

著作人：E·梅立克

譯者：白禾

發行人：劉一村

發行所：自力書店

北碚南京路四號
重慶保安社二二一號

版權所有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渝一版
二〇〇〇

前記

近代德國作家愛德華·梅立克的作品以綺麗聞名，但是在綺麗的外表之下，他努力地抉發着人生過程中的種種情感，因此，和青年時代的湯麥斯·曼的作品一樣，他的作品雖然祇描述一些平凡的生活情形，却從頭至尾地流露着不可抑制的熱情——「普拉格之旅」，就是很入的例子。

在這一篇敘述中，我們看到一代樂聖莫札特的生活態度和思想，更可以看到他是多麼熱情的偉大人物。同時，我們從這一段話中，已經看出莫札特悲慘的命運：

……被衰弱而引起的陣陣的心情逐漸養成；長久地侵襲着他的早死的預感，終於實現了。

就像閃電一現似地，偉大的音樂大才匆匆地走完了人生的旅程。在旅程中，他放縱着自己的熱情，讓它縱燃着四週的一切；也許正因為他在「唐·璜」中以非凡的熱情揭

示了他對死神的抗議，使他的聽衆中的幾個人小姐預感到這顆巨星即將殞落，驕傲着密
密的愁思——這在「布拉格之旅」中，成了一個令人感到悲悽的結尾！但是，作爲一個
人類知覺啓發者和音樂家，絕不吝惜自己的熱情：

：深深的慈悲悔恨是他所嘗試的每次音樂的苦果；但是我們知道，甚至這些悲苦之流
也清純地注入了一種最深的源泉中。從這源泉中，所有的歡樂與悲苦才匯成了奇妙
的諧曲。

這些年來，我們很難聽到出自內心深處，被熱情燃燒着的樂曲。這是什麼道理呢？
相信梅立克能給我們一點解答。希望走在莫札特後面的藝術家們，能燃起真性的火炬來
，因爲這世界需要真性的光輝！

三十三年十月二十八日記

在一七八七年的秋天，莫札特和他的妻子起程到普拉格去，他要在那裏完成出版他的傑作，「唐·璜。」

九月十四日十一點鐘，他們興致勃勃地在路上走着，他們已經走了兩天，離開維也納有一百二十哩路，正在美麗的瑪麗詩山脈中穿行着，被三四驛馬拖曳着的華麗馬車是一位老伏克斯特將軍夫人家的。這位夫人很以與莫札特家熟識為榮，而且也頗為自得于自己對他們的優厚幫助。車身是耀眼的杏紅色，描着五彩花環，車輪上面也飾有色金條紋，高高的車頂上，裝有硬皮蓬，現在是拉下去束緊着的。

這兩位旅客的服裝很簡單，因為他們預備在覲見時要穿的幾件衣服，都已妥貼地裝到衣箱中去了。莫札特穿着一件有點褪了色的繡花藍背心，一件家常穿的棕色，帶着一排奇怪的鍍金紐扣的外衣，黑絲襪和有鍍金扣子的鞋。因為逐漸地熱起來了，（其實在九月中是不該有這樣熱的）他脫下帽子和外衣，穿着襯衫，安閒地談着天，他的厚厚的頭髮，向後梳成一條辮子，只是隨意地上了些粉。

莫札特夫人的從不上粉的豐富的淺棕色的鬈髮，疏鬆地披在她的兩肩上，她穿着一

臺灣旅館——是淺綠色與白色的。

他們正緩緩地爬着一個小坡，茂盛的田野中間不時地夾着一兩片的森林，莫札特歡呼起來了！「我們每天在路上要經過多少的森林！但是我從來不去注意它們，更不要說是想到走進去了！」停住車夫，讓你的馬休息片刻，我們到前面樹林里去摘些小藍花來！」

他們立起身來正要下去的時候，發現一點小事，那是應該歸罪于先生的，因為他的大意，一瓶上好的香水打翻了，他們沒有看見香水流了出來，染在他們的衣服和馬車椅墊上。「我應該知道的，」莫札特夫人抱怨地說：「我早就聞見了！唉，一整瓶真正的上好『黎明的玫瑰！』，『我簡直拿它當金子看的！』

「不要緊的，小鴉兒，」莫札特安慰着。「這樣處置你寶貴的香水正是再好也沒有了！剛才車里的空氣就像是在一個熱鍋里的一樣，你枉自扇了半天也不行。現在却舒服了——你還說是因為我洒了兩滴香水在衣服上的原故——我們可以一路談談，來盡量享受這一切，再也用不着像一匹待決的小羊似地垂着頭待在屠夫的破車里了。這香味可以

直送我們到底來吧，讓我們這兩個維也納來的人鑽進這個綠色的原野里去吧！」

他們挽着手走上坡，走進松林里去，越走樹木越濃密，到後來只偶然地透露出一兩線的日光來，照在那茸茸的鋪滿青苔的地土上。這裏面的空氣異樣的涼爽，莫札特不得不穿他的外衣。不是他的妻子有心的話，他的外衣是不會帶來的。

他突然止步，從高聳的樹幹中間望上去。「多麼美！」他喊着說，「好像是在教堂里一樣！這才是一個真正的樹林，一個樹木的世界！沒有人手種它們，但是它們好像只爲了樂子在一起生活而來到這裏。想想看，我曾經旅行過一半以上的歐洲，看過阿爾卑斯山與海洋，但是偶然地來到了一個平凡的波希米亞的松林里，却慚異有這樣一種被濕潤與日光從土地裏面抽出出來的東西確實地存在着；不是像詩意的傳說里的女神和牧神那樣地存在着，而是真實地存在着的。想想看，帶着美妙的角的鹿以此爲家，還有淘氣的松鼠，啄木鳥，和溼鳥！」他停下身去摘取一個松蕈，讚美着它的深紅色和精緻的白紋，又抓起一把松果放進他的口袋里去。

「任何人如果現在看見了你，都會以爲你這一輩子從來沒有跨進普拉特的森林十二

步遠過！」他的妻子說；「在那裡，像這種松蕈和松果也有不少哩！」

「普拉特！天哪，虧你說！普拉特森林裏面除去馬車，劍，衣服，扇子，音樂嘈雜之外，還有什麼？至于那些樹木，就是大吧——可是地下的橡實跟那些丟在大樹旁的酒瓶塞子真有一比！你就是在那裡頭走上兩個鐘頭，也聞得見侍者跟醬油的氣味！」

「喝，聽聽這位最喜歡在普拉特森林里吃一頓好飯的先生的論調！」

他們又坐上馬車，當他們眺望着那些直伸展到他們背後山腳邊的生動的一片田野的時候，莫札特喊着：「確實地大地是美麗的，沒有人因為想要盡量地逗留在它上面而被責怪過。謝謝上帝，我又跟從前一樣地新鮮而強壯了，等我的新歌劇完成問世以後，我有多少的事情要做啊！在外邊的世界裏，在家裏，有多少美麗驚奇的事物是我所不知道的啊！自然，科學的美！精巧與有用的藝術！那個審美的黝黑的燒炭人在許多事物上的所知是和我一樣的我真願意去看看那些與我事業無關的東西！」

「有一天，」他的妻子插嘴說，「我看見你的八五年的舊日曆本，最後有三四個特別的記事。其中一個是：『約于十月中旬，他們在皇家銅器鑄造廠鑄成巨大獅像。』另

一個是兩道的：「拜訪哥特諾教授。」他是什麼人？」

「啊，對了，我想起來了！那是常常請我去逛逛天文台的好老人。很久以前，我曾經想帶你去看月亮跟月亮裏頭的人的，因為天文台有了一架新的好望遠鏡，可以清楚地望見山、谷、裂隙，並且在太陽沒有落下去的一邊，還看得見山的陰影。兩年前我就計劃着要去的！洩氣！」

「月亮也跑不了呀！」

「但是什麼事情都是這樣。想到一個人自動地於棄掉不只是種對上帝對人該盡的義務，而且也是一種樂趣！一種每個人在日常生活里隨時可以抓到的小小無傷的樂趣——的時候，真是太難了！」

莫札特夫人不能，也不願把他的思路引到別處去，她只能附合着他。他說：「我曾經跟我自己的孩子遊戲過一小時嗎？就是他們自己，也不能暢快地玩！孩子們只能在我牕上坐一會，繞着屋子跑一圈，就得停住，我得摔下他們走開去！我不記得我們曾經在復活節或別的節日能大人都在鄉下，和孩子和花混在一起，在花園里，樹林里或是草地

工滿快地嬉戲一整天。同時生命又在逐漸地從我們的身邊溜跑開去！親愛的主啊！想想看！」

說完這篇自責的話以後，一場嚴肅的談話開始了。那是多麼地悲苦啊，像這樣熱情的莫札特竟會從來沒有感覺到和平與滿足過，而他是充滿了最高的嚮往，能夠銳敏地體會到世界的美，而且又是在他短短的一生中享受過，產生過這麼多東西的！這理由極容易從他的弱點中找出來，他的那些弱點成了他大部分的性格，並且顯然地是不能克服的。因為他的需要極多；他對社交的愛好又特別地大。受那般上流社會家庭的尊榮與追逐，他絕少拒絕任何一種的宴會或集會的邀請。並且他每星期日晚上要招待他自己的朋友，他豐滿的食桌上更是不斷有客人的。他常常會意外地使他妻子措手不及地帶來了各種各樣的客人，他偶然遇見的任何客人——業餘的，藝術家，歌者，詩人等等。任何一個只會講笑話或是好玩的從客都會跟有天才的鑒賞家或著名的音樂家——地受到他的歡迎。但是莫札特大部分的消遣却不在家中。幾乎每天下午都可在咖啡館內彈子房看到他；大半晚上他都待在旅館里。他喜歡驅車，騎馬，跳舞，和蒙面跳舞會——一個絕妙

的跳舞家——普通慶祝會和扮演一年一度的聖布利階節日化裝遊行中的彼也羅。

這些享樂，有時狂野而放浪，有時較為安靜，都是用來清醒他的因極度工作而疲乏了的腦筋的。在這個天才的神奇的運用中，這些享樂日後都有了好的收穫。但是不幸的是他總以全付精神來享受這些樂趣，因此在別的方面他顧不得考慮了，他不注意謙慎或責任，也不注意自持或經濟，在他的娛樂與他的創造活動中他都是狂放不羈的。他大半的夜間都消磨在作曲上；他屢戒甚至仍在床上的時候，他才終竟忘他的工作。然後，驅車或閒步地他挨次地教着他的課程，有時下午的一半時光就這樣被他消磨過去。「我的學生麻煩極了，他們常常使我易於發火，」他跟一位他的贊助者寫信說。「因為我們被人認為是鋼琴家和音樂教師，因此招來那麼許多學生，而且還並不嫌煩；就是一個新學生，一個從工師隊里來的匈牙利大鬍子受了撒旦的誘惑，死死地要學最低音或最高音；或是一個難對付的小伯爵太太，怒氣冲天地接待着我們就好像我們沒有按時去理髮，那個理髮師可口樂先生對我們發脾氣一樣的情形。只要他們按時付款，那全都不要緊。」于是，當他樂于他的職業，教程，扮演和私人教授，而需要休息的時候，他就找尋一種

新的刺激給他的神經以一種勉強的恢復。他的健康開始受到影響，被衰弱而引起的陣陣的悲慘的心情逐漸養成；長久地侵襲着他的早死的預感，終於實現了。深深的悲愁悔恨是他所嘗試的每次享樂的苦果；但是我們知道甚至這些悲苦之流也是清純地注入了一種最深的源泉中。從這個源泉中，所有的歡樂與悲苦才匯成了奇妙的諧曲。

在家里，莫札特的病態表現得最清楚。想要愚蠢任意地用掉他的錢的誘惑相當大。這是由于他那種最可愛的性格的原故。如果有任何困窘的人向他借錢，或是要求他担保時，他會立刻慷慨溫和地毫不顧到後來還錢與否的事情就答應下來。像這樣慷慨用去的錢，再加上他家庭的開銷，是遠超過他的實際進款的。他從戲院，音樂會，出版家，學生得來的錢與皇家年俸加在一起都不夠，因為莫札特的樞曲遠不合于公眾的口味。他的音樂的美、淵深、興豎饒性，跟當時人民愛好的一般的淺顯易懂的作曲不同。確實地，維也納的人民由于它的通俗性非常喜歡他的「*Die Entführung aus dem Serail*」。但在另一方面，他幾年以後的「斐伽洛」與它輕快但無甚意義的勁敵「可薩・拉拉」比較起來，雖然有上演人的關係，却算是一種最意想不到的悲慘的大失敗。不久以後，和這

曲相同的「斐伽洛」在普拉格却受到那些有修養無偏見的人民的熱烈歡迎，使得莫札特感激之餘，決心的他們再寫出第二部偉大的歌劇來。

但是雖然在這不得意的時期有他反對者的影響，如果莫札特謹慎小心，那他也會從他的藝術得到一筆可觀數目的進款。因此，在每次成功之後，就是當大家還在為他喝影的時候，他也拖欠着債。環境，他自己的天性以及他的弱點都使得他不能發財。

莫札特夫人所過的又是多麼悲苦的生活！她年青快活，愛好音樂，出身于有音樂氣氛的家庭。她極端希望在一件錯誤的開頭就糾正它，結果失敗，她只好在小事情上來彌補大的損失。但是或許她是缺乏經驗與技巧的。她掌握着家里的帳目，每個帳單，每種需求，以及各種煩惱都得她來料理。她得常常抑制住自己的苦淚，忍受困窘，痛苦的狼狽和對失去面子的恐懼，以免增加她丈夫的悲慘心情。而他常常會懷着這種心情渡過好多天，什麼也不做，拒絕一切的撫慰，嘆息着，抱怨着或是悄悄地坐在一角，不斷地想死。但是她却很少失掉勇氣，她清晰的判斷常可以給予即使是一時的但有辦法的幫助。實際上她也不能把事情弄得怎樣好。如果她以請求或撫慰嚴肅地或是玩笑地強迫他

吃飯，要他在家里待着，那也不能收到什麼功效。也許，被他妻子的難堪感動了，他會詛咒他的惡劣習慣允許她所要求的一切——或者更多地。但是不久他又會意外地發現自己在無心地重蹈覆轍了。這使得人們只好相信他就是如此的了，並且只能以一種與眾人的標準完全不同的規範來制止他才行。

雖然，康絲坦絲、莫札特夫人仍然希望着事情的好轉，希望着他們經濟情況的巨大進步，隨着莫札特漸起的聲譽，這種進步一定會有的。假使那種永遠壓抑在他身上的焦灼多少地可以減輕些；假使他可以只爲了他的藝術而生活，用不着花掉他一半的精力與時間從事掙錢；並且假使他能從容不迫地享受他身心所需的那些樂趣的話，他是會變得更安寧更自然些的。因此她雖然戀戀不捨但也實在希望有一個離去維也納的機會，她認爲他在維也納絕不會興旺起來。她相信這次到普拉格去上演他的新歌劇的結果定會使得她的計劃與願望實現。

這次公演的歌劇曲子已經完成了大半。曾經聽過它頭一部分的他的知友和批評家們是那樣熱烈地談論着它，以至莫札特的反對者都準備在六個月以內，譖聽着他的磨，璜

的開動全德國。而他比較謙慎與老成的朋友，曾經仔細考慮過公衆趣味的，都認為他將很難得到一種立刻的與普遍的成功。他自己可並不以為如此。

康絲坦絲終竟是和其他一切女人一樣的。如果一旦她們有着希望。特別是某種正當事物的時候，她們總會比男子樂觀。她始終認為他會成功，甚至現在還可找出新的理由來。她快樂而活潑地如此深深地相信着，因為莫札特現在興趣盎然地談到這件事了。她細細地描繪着等他們回來以後，她將如何地使用普拉格劇場經理要付給他們的那一百達克，這筆款子將要用在最迫切的項目上，他們可以舒服地過到春天了。

「你的邦拉先生一定可以從這個歌劇賺到錢；如果他有你所想的一半誠實的話，以後他也會公平地跟你拆分別的劇院付的唐，璜上演稅的。但是，就是他不幹，那我們也會有不少的別的進項！我看這種可能的成分居多。」

「什麼進項？舉個例說說看！」

「一個小鳥告訴我說普魯士王需要一個音樂隊長。」

「啊？」

「我是說一個普通的音樂隊指揮。讓我來給你造一座空中樓閣吧！這種毛病是我從我奶奶那兒得來的！」

「造吧！越高越妙！」

「不，我的空中樓閣是一所真實的樓閣！」一年以後他們將得到報告——

「如果教皇向葛麗琴求愛的話！」

「不要插嘴，你這個可笑的鵝！我告訴你，明年九月一號在維也納就不會有『皇家作曲家』渥爾夫，莫札特這個名字出現了。」

「狐狸們會因此來咬你的！」

「我已經聽見我們的老朋友談論到我們的話了。」

「什麼事情？在什麼時候？」

「就是在一個晴朗早晨九點多鐘的時候，我們的老朋友和贊賞者伏克斯特夫人急遽地驅車穿過加爾市場，她曾經離開了三個月的光景。我每天都聽到的，她到撒克遜奈親戚家的拜訪到底實現了。她頻天回來後，等不及地就去看她的好朋友上校太太，她上樓鐵